

S 生活感悟

生命的层次

□辛宇卉

家里有一盆朱顶红养了好多年了,以前年年开花,也是家里唯一开花的植物,俨然成了我家的报春花。然而,搬到新家以来,不知什么原因,它竟然两年都没开花了,因而,当它的第一枝花剑悄然孕育出细长的花苞的时候,引起了我格外的关注。

从那天起,我几乎每天清早起来,都要看看它有什么变化,并用手机记录下它的动态,持续追踪它开花的进程。

一个月的时间里,朱顶红先后冒出四枝花剑,在不同的时段,呈现出不同的样貌。先是第一枝花剑一枝独秀,高高在上,第二枝紧随其后,其余两枝则努力生长和赶超。没过几天,第一枝花剑上的花儿娇艳欲滴,第二、三枝次第开花吐蕊,第四枝则正含苞待

放。二十多天后,第一拨花完成了探春的任务,已然凋零,第二拨也开始枯萎,第三拨正展现着最美的风姿,第四拨正含苞待放。

四枝花剑呈一字排开,从高到低,层次分明。在持续关注每一朵花的孕育、初绽、全开、衰败的过程中,我不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,为它的神奇所折服,为它散发出来的美所赞叹。

一个早晨,当我又一次亲近这株朱顶红的时候,发现只有最后一朵花瓣停留在第四枝花剑的顶端,似乎不舍这美妙的春光。而其余那些曾经高傲的花儿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,鲜红的花瓣变成了深红色,耷拉下来,收缩成一幅寂寞的画面。

那些花儿就这样次第盛开又次第衰败,呈阶梯状分布



生长,以接力的方式完成生命的交接和盛放。看着这动人的一幕,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这是沉默的朱顶红开花的节奏,也是有力的生命展现的层次。

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,一程接着一程向前奔赴,在每一程的路途上,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,演绎出不同的故事。生命中的每一程,也就有了独特的美丽与精彩,不管风雨还是丽日,不管坎坷还是坦途,生命的过程都

是美丽延续着美丽,希望连接着希望,也正是因为这种层次,才让生命有着别样的期待和魅力。

用这么长的时间去追踪一株花开,也是我生命中的一程美好。在欣赏到美、领悟出哲理的同时,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:原来,当你真正专注于一件美好的事,心里就会变得恬静与安然。这一株花更是最动人的一个层次,它让我的生命生发出更多关于美好与爱的故事,让我看到了一程程的温暖与希望。

J 精粹短文

箴言

□佚名/辑

▲品德教育重在实做,不在于能说会道。

(叶圣陶)

▲谦虚使人的心缩小,像一个小石卵,虽然小,而极结实。结实才能诚实。

(老舍)

▲奋斗以求改善生活,是可敬的行为。

(茅盾)

▲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,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,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。

(陶行知)

▲若说人生的意义,那就是对人类精神和知识的承上启下。

(季羨林)



F 凡人一叶

与酷暑言和

□张叶

我一度很讨厌夏天,认为它炽热得不可理喻。它使空气黏稠、蚊虫横飞,每到酷热时节,我就眉头紧皱、满心烦躁。我带着这种心情去上班,觉得工作也是沉闷的。若是赶上中午顶着日头去买菜,更是满肚子怨言恨不得把太阳拽下来用木桶泡着。

我自认为是个不耐热的人。办公室的空调便从早开到晚,回到家第一件事也是开空调。总觉着最热的时候就是老天在和人作对。父亲曾说,夏天人就该出点汗,这才符合阴阳相生相克的自然规律,身体也才会好,但我听不进去。

宅在家里我吹了整整三天的空调,傍晚因为买菜,才不情愿地走出家门。原以为日暮之后会凉快一些,岂知外面热浪滚滚,突然掉进了热水锅一般难受,连双臂的皮肤都被热气灼痛了。我愤怒地望着天空自语道:这老天爷今天是要下火了吗?当真不让人活了?但看到小区的人们都在习以为常地散步、聊天,我才意识到,是自己不对劲了。我问邻居:“温度这么高你们还出来,不嫌热吗?”他们说,“每年不都这样吗?”

最为难忘的是奶奶生病住院的那个暑假,我和父亲轮流照顾她。奶奶有关节病,不让

开空调,而病房里也没有电扇。我进去三两分钟就会满头大汗,呼吸急促。而奶奶输液、输氧的时候,我是不能逃到走廊去的。我只好赌气咬牙忍着,任汗水湿透背脊。最难熬的是午饭时分,热气腾腾的饭菜加上正午烈阳的烘烤,病房整个就成了桑拿房。我奇怪于奶奶的镇定,她裹的小脚,白天脚还绑着带子,她额上也有细密的汗珠,但她总能安然地睡着,让我心里诧异:老年人身体里安着空调吗,这么热的天气也能睡?那几天我以为我会中暑,会熬不过那些虐心的中午,但几天过去,却是安然无恙。倒是痛快流了这么多的汗,反而使我有种浴火重生的轻松。

长辈爱说“心静自然凉”,其实,静下来依然还是热的,只不过静下来的过程让人学会了接受与适应。如果酷暑终究无法躲避,无法从生存的四季里一键删除,不如安心迎接它的挑战,也就释然了——热,也不过就那样,受得了的。熬过了也就明白了,人生必定要经历这样那样的考验,正如胎儿要经过漫长的产道抵达光明,他从出生之日起就要历经挤压以及窒息等凶险。与炎热握手言和,接下来才能领略到夏天蔚蓝、苍劲的美。

R 人生百味

enshengbaiwei

烟火气

□读史老张

前一阵子,“烟火气”一词成为热搜。但烟火气是什么,好像很少有人解释。从字面上看,烟火气就是“做饭”(古称“举炊”):劈柴生火,炊烟袅袅。古代文人常把烟火气写进诗,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(王维)、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(陶渊明)、“炊烟漠漠衡门寂,寒日昏昏倦鸟还”(陆游)……仿佛很有诗情画意。其实,烟火气哪有那么浪漫!在我看来,烟火气者,“生计”也。

“生计”就是“稻粱谋”,就是百姓生活。汪曾祺是写“生计”的高手,他写故乡高邮的小人物,个个鲜活灵动。比如,小学校园里打铃敲钟的“斋夫”,一早起来就为钟上发条,“喀拉喀拉,上得很足,然后才去开大门”;用旋刀车制木头小玩意儿的“车匠”,吃好早饭,就要和木制车床“成为一体”,“一刻不停地做起活来”;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的“奶奶”,天天起早贪黑,“别人家的烟筒才冒出烧早饭的炊烟”,她已纳好了半只鞋底……这些小人物,虽然行当与手艺不同,却烟火气十足。

很多时候,烟火气并不代表“烟熏火燎”。几十年前,我家附近有条小马路,沿着商店、菜场到邮局,短短几百米,曾有过一长串集市地摊。各色摊贩,几乎天天轮番登场:有擦皮鞋的、卖膏药的、配钥匙的、剃头的,还有钉瓷碗的、箍桶的、摆小人书摊的……印象最深的,是一位写信老爷爷,长得有点像齐白石,灰白的胡子老长。他在邮局门口,支着一张小木桌,桌上放着铜墨盒、墨水瓶和蘸水钢笔,还贴着一张纸,上写“代人书信”。他的生意很简单:先是听不识字的老人絮絮叨叨一番,然后提笔写信。写完,再把文字内容向老人朗读一遍。他读信,不是照本宣科,而是读个大概,例如开头的“××吾儿”,“吾儿”二字大抵是省略的。待对方点头认可,银货两讫,他的生意即告完成。还有一位铜匠老爷爷,专门修理钢笔、钟表和铜汤婆子之类,他的摊位摆在菜场旁边。说是摊位,实际上就是一辆二八杠自行车,书包架上装着一只砂轮,砂轮的皮带连着车后轮,撑脚架支起,一踩踏脚板,后轮就会

带动砂轮转动起来,铜匠爷爷就把金属配件放到砂轮上去锉磨。他很有号召力,常常动员看热闹的孩子为他踩脚踏板——砂轮飞转,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……这个场景,不是也很有烟火气吗?

有很长一段时间,烟火气被轻视、被忽略,好像它真的是一团烟、一股气,风一吹过,烟消云散。1981年,汪曾祺回了一趟故乡,发现他笔下的店铺都不见了,不少行当也消失了。同样,我儿时的那条小马路,如今菜场已拆、高楼崛起,那排长长的地摊和那些记忆中的人,也已荡然无存——借用汪曾祺的话来说,“从此绝矣”。

岁月流逝,有些行当被淘汰,有些手艺被替代,这都是历史的必然。但是,生活要继续,就需要“生计”,需要烟火气。有了烟火气,才有亲情,才有社会和谐,才有人间暖意。背离生活、与实际脱节,那叫“不食人间烟火”。

现在,人们常说“烟火气又回来了”,这句话很好。不过,这里的“回”字,不是要回到过去,而是要回到如常的生活。

